



## 姿态

■ 曹慧民

这个冬天，北京少雪。不知道，你那儿下雪了吗？

可以想象一场激壮的大雪，在春节来临的时候，纷扬而下。漫漫风雪，漂白了岁月。不该忘却风雪里负重前行的那些人。他是牵着马，顶着风，艰难翻越冰达坂的戍边人；她是飘动在雪海孤岛一抹军嫂的红纱巾；它是路过乔家屯的一支苦难的队伍……在雪的深处，风的紧处，看看到底什么丈量着命运的顽强、什么检验着信仰的热度？

跨入新的一年，安全环境深刻变化，新的挑战十分严峻。此刻，我们今年初登载的《前线》故事，是否还在某些地方发酵？不管怎样，思考在延伸，“千万不要做戈尔洛夫”的告诫，犹闻在耳。

莎士比亚说，戏剧是生活的一面镜子，给自然照一面镜子，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目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，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。戈尔洛夫、客里空，我们已相识多日，偶尔会面，就当警钟长鸣了。

总之，快一场大雪吧，温暖也罢，凛冽也罢，为我们的将士洗去昨日征尘。

插图 朱凡

## 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邓伟是炊事班的战士，他诚恳地告诉薛作者，他的抱负极小，从没想过要当将军。最大愿望就是把连队的那几头猪养好。

在西藏高原养猪不易，上级领导并没有要求边防连队必须养猪，几十年来供应的猪肉罐头从没断过，一茬又一茬的兵们早已习以为常。但邓伟对养猪情有独钟，这跟他父亲有很大关系。他父亲是家乡知名度很高的养猪专业户，尽养些优良品种的猪。邓伟打小耳濡目染，从新兵连分到边防连队的第一天，就向连长提出要去养猪。连长说，连队从没养过猪，邓伟说，正因为这样才更应该养猪。连长犹豫着：“这里海拔高，人都缺氧，猪不缺氧？”

邓伟反问：“缺氧的人可以活，缺氧的猪就不能活？”

连长乐了：“你小子还挺有骨气的啊，那就试试吧，也算开创一下咱连的养猪史。”

养猪史的第一篇章是邓伟给家里写了信，他父亲认为这事有意义，有价值。于是精心挑选了四头小猪羔，亲自坐火车把猪运到拉萨，再坐汽车把猪运到边防连队。

官兵们夹道欢呼：“感谢老区人民！”

邓父连连摆手，用刚学会的藏语回应：“扎西德勒！扎西德勒！金珠玛米亚古哪！”

邓伟接过父亲送给他的几本关于养猪的书，将大把的感动搂在胸口。临别时，邓父借用了一句话鼓励儿

## 一支队伍路过乔家屯

■ 乔 迂

## 名家讲述

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队伍来到乔家屯的时候，正是年根，眼瞅着就要过年了。这天，天色刚刚泛白，屯子还笼罩在一片灰白之中。乔家屯的乔老六最先看到队伍，应该说是碰到的。他一大早被尿憋醒，爬起来，迷迷糊糊地跑出屋就往房后的树趟子跑。钻进树趟子裤子没褪，便一头撞在了一个人身上。乔老六没抬头地嘟囔了一句：“一个屎尿也抢早啊！”

话音未落，他的肩膀便被牢牢抓住了。他挣了一下，没挣开，骂了一句：“睡啥呢，憋死啦！”抬头一看，立马清醒了，面前黑压压耸着一群人，个个手里都拿着家伙什儿的，能打响的那种。他没摸过，但是见过的，百八十里地外的拉哈镇他去过，有扛枪站岗的。

乔老六差点没把尿整到裤兜子里，神色紧张地看着这群带枪的人。

把他肩膀的人口气和蔼地问他一句：“你是这屯子的？”

乔老六忙点下头。

那人就笑了一下说：“兄弟，你别怕，我们是抗联，屯子里来没来外人？”

乔老六赶紧摇头，磕巴着说了一句：“我们这地儿偏，没人来。”

那人便说：“我姓王，是队长。你能带我去见一下屯子里主事的吗？”

王队长说话的语气一直和蔼可亲，乔老六便不那么紧张了，苦着脸说：“能让我把尿先撒了吗？快憋不住了。”

王队长笑笑，拿开了手。

乔老六撒完尿，一身轻松地说：“走吧，我带你们去找我四哥，他是主事的，我们这儿大事小情都由他做主。”

王队长回头对队伍说：“你们在这儿等着。”

这会儿，乔家屯主事乔金贵已经起来了。他每天起得很早，琢磨着该做的活，派谁干最合适。乔老六把王队长带到他面前时，他怔了一下，目光盯在了王队长挎的盒子枪上。

乔老六说：“四哥，他说是抗联的。”

王队长就上前一步，冲乔金贵伸出手说：“你好，我姓王……”乔老六突然在后面一把抱住了王队长，急切地冲乔金贵喊道：“四哥，快，拿绳子！他们老多人了，都在房后的树趟子里呢，他是头。”

王队长没动，也没挣扎，微笑着说：“我们是咱穷苦百姓的队伍……”

乔老六叫道：“别蒙人了，拉哈镇我去过，警察贴着告示说你们抗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谁要是发现你们，报告了有赏钱，抓住赏钱更多呢。”

王队长说：“那些警察都是日本人的汉奸走狗，专门帮日本人残害咱老百姓的。”

乔老六喊道：“我们这从来没来过队伍，谁知道哪个好哪个坏的！”

“松开！”乔金贵冲乔老六喝道。

“四哥……”乔老六不撒手。

“松开！”乔金贵厉声喝道，口气不容置疑。

乔老六迟疑着慢慢地松开了手，目光紧紧盯着王队长的手，怕王队长伸手去摸枪。

乔金贵冲王队长一抱拳：“来的都是客！不知贵客有何吩咐？”

王队长忙道：“我们是要去火烧沟的，昨天晚上八成走错了路，跑到这里，能否找个认路的给带个路？”

乔金贵没吭声。

乔老六看王队长被松开后没掏枪，依旧和蔼亲切地说话，心中颇有好感，便说道：“我认识路，我带你们去。”

乔金贵迟疑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

王队长说：“能否再给弄点吃的，一天一宿没吃东西了。”说着，从兜里掏出两块钱，递给乔金贵说：“只有这些了，日后一定来补上。”

乔金贵面容抽动了一下，摆手说道：“不用！王队长把队伍带进来吧，我立刻安排人做饭。饭菜不好，但能热乎，管饱。”

王队长连声称谢，转身去带队伍。

队伍吃饱后，要走，王队长跟乔金贵告别，一个战士过来，牵着一匹健壮的大黑马，对王队长说：“队长，咱们用一下老乡的这匹马吧，伤员走得太慢了。”

王队长立刻喝道：“不行！抬着伤员走。”

战士无奈地松开了马缰绳。

乔金贵喊乔老六：“你带他们走小路，送到就回来。把大黑马牵上，驮着伤员走。”乔老六转身要走，乔金贵说道：“带上干粮和水。”

乔老六说：“不用，送到后，我骑大黑马有个把小时就回来了，大黑马跑得快。”

乔金贵眼一立说：“带上！”

乔老六只好进屋拿了干粮和水。

贴近晌午的时候，乔老六便出发了。乔老六跳下大黑马时，乔金贵说了一句：“骑回来了？”乔老六边拴马边对乔金贵说：“不骑回来我还再牵着走回来！非得让我带干粮，我都说了大黑马跑得快，晌午饭都没耽误的。给，王队长非得让我交给你的。”乔老六伸过来的手里是乔金贵没要的那两块钱。

乔金贵嘴唇抖动了好几下，伸手摸着大黑马的脖子，哽咽着说了一句：“这队伍，能行！”

这当儿，远远的屯子里依稀传来爆竹声，一声高，一声低……

## 雪白，墨宝

■ 马成翼

## 我喜欢说故事

口述实录，时光留声机



## 思考在延伸

——读《前线》有感(2)

## 在最危急的关头

■ 94782部队干事 赵旗

《前线》最令人深省的，是故事中隐藏的官僚主义。戈尔洛夫喜人奉承、压制批评，哪怕这个意见是对的；客里空吹牛拍马，全然不顾实际情况。一个领导一个部下，这样的“组合”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可怕的！如果让这样的“组合”蔓延，“欧格涅夫”们还敢不敢站出来，在最危急的关头带领士兵取得胜利？

## 以“戈尔洛夫”为戒

■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旅长 张兆宇

习主席告诫我们，千万不要做那个故步自封的戈尔洛夫。今天，在军队转型重塑的重要时期，实现强军目标，建设世界一流军队，必须以故步自封的“戈尔洛夫”为戒，将目光瞄准未来战场，积极探索战法、创新训法，将炮兵部队锻造造成战之必胜的火力铁拳。

## 敲响晨钟暮鼓

■ 65447部队副连长 夏董财

品读《前线》，思绪中，满是让人警醒的现实写照。历史曾留下惨痛的教训，譬如，波兰用骑兵对垒德军坦克，法国用防御战应对德军的闪电战……结果都以溃败而告终。历史镜鉴，敲响晨钟暮鼓：军人生来为战胜。枕戈待旦，明天，我们要上战场！

## 战争没有“想当然”

■ 武警德宏支队干事 邱彬洵

“想当然”是人们常有的一种惯性思维，也是在原有的认知上，重新认识新事物的一种心理准备状态。戈尔洛夫面对现代战争，凭“想当然”指挥部队作战，注定遭受失败的命运。细想想，今天那些“想当然”者和戈尔洛夫又有多少差别呢？《前线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战场上不允许“想当然”。

## “欧格涅夫”是珍贵的

■ 66172部队排长 高彦会

依我看，“戈尔洛夫”和“欧格涅夫”各自代表着一种人。在我们身边，不乏“戈尔洛夫”脱离实际、不求进取、骄傲自大之人，也有“客里空”不顾实际情况、吹牛拍马、说空话假话之辈。而“欧格涅夫”是珍贵的，他勤于学习，勇于担当，使自己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，此乃我们的学习榜样。

## 似曾相识的客里空

■ 32146部队排长 胡金华

客里空这个人物，挺有名的。在剧中，他出场不多，却“光彩照人”，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。此人形象如此逼真、传神，却丝毫没有漫画感，这皆因为现实的追光，洞悉了他干瘪的灵魂。客里空的幽灵犹在，同志当须警惕。真实永远是新闻的生命，俯下身深入采访，才能写出有温度、接地气的新闻作品，让笔尖与刀剑一样有力！

## 故事兵阵

长 红

第4429期



## “天蓬元帅”

■ 薛晓康

西藏高原是个广阔的天地，在这里是可以在大有作为的。

这里的确很广阔，长龙界线一眼望不到边，几座不毛山梁一概散发荒凉美的意境，给兵们以振作的清醒，而每块界碑都仿佛是一支战歌的题目，把兵们引入青春热血的沸腾源头。

这天，大年初一，军分区司令员带工作组前来视察。邓伟心情激动地把猪圈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甚至用毛巾把四头小猪擦洗了一遍，希望司令员能来看看。连长体察兵情，汇报工作时，特意提到邓伟养猪的事。

“在这儿养猪？”司令员说了一声，摇了摇头。

连长有些着急，连忙把邓父送猪的情形描述一番。司令员听了还是摇头。这时，就听远处传来猪的阵阵叫声，那叫声不是欢欢实实的那种哼叫，而是像挨打逃窜的惊叫。

“走，看看去。”司令员若有所思地笑着起身。

连长相当高兴，像个经验丰富的金牌导游，把司令员一行引导到养猪场介绍：“报告司令员，他就是饲养员邓伟，开创我们连养猪史的第一人。”

周围响起一片啧啧声，司令员却

又在摇头：“不对吧，这个连队早就有人养猪，邓伟只能算是这个连队养猪史的第二人。”

众人愣住了，连长惊讶着说：“我咋不知道？”

“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”司令员好像很有心事地皱着眉头说，“三十多年前，这个连队有个老兵也是从家乡带来几头小猪，他的想法跟现在邓伟的差不多。可是没多久，小猪全都病怏怏的，战士们想了很多办法，那个老兵把床铺都搬到了猪圈。可惜啊，那几头小猪还是死了。小邓，我问你，刚才你是不是为了让我来这

里，还使劲地撵了猪，搞了很大的动静？”

“我……是的。”邓伟红着脸笑了。

“不能这么折腾猪，看它们这会儿

还在喘粗气，这是缺氧啊。”司令员弯下腰仔细观察，说：“这样吧，我把这四头小猪带到分区去养。”

“司令员，”邓伟惊诧地叫了一声，“这……我……”邓伟说不下去，眼泪就要流出来。

“别哭！知道你养猪不容易，但军人要服从命令！”连长一旁劝说。

“让他哭吧。”司令员拍拍邓伟的背，“这里毕竟海拔四千多米，小猪的生命力没有人那么强，更没有人的那种特殊意志和品质。我敢说，如果小猪都死在这儿，你比现在还哭得伤心。这方面我有体会，知道吗？当年在这儿养猪的那个老兵不是别人，正是我。小猪死的时候，不仅我哭，全班战士都陪着我抹眼泪，那场面，我终生难忘呀。”

现场鸦雀无声，官兵们看着司令员的目光一派庄重肃然。

司令员拍拍邓伟身上的尘土，安慰道：“别那么紧张，我把小猪带到分区只是代养，养大了还送给你们。你读过小说《西游记》吧，里面有个猪八戒，号称天蓬元帅，战士们就送我一个绰号，叫八戒将军，哈哈。如果你不介意，我把这个美称送给你，祝你好运，将来能当上将军。喜欢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邓伟泪眼朦胧地笑了，所有在场人的脸上都泛着彩霞一样的笑颜。

邓伟退伍后，给自己设置的网名就叫“八戒将军”。他的高原戍边故事，引来“粉丝”无数。

插图 朱凡